

怀念车厢拥挤

□重庆 钟文西

在没通动车高铁、又负担不起机票的大学时代,回家的路真是漫长而艰辛。

在北京和重庆之间,每天对开一趟特快列车。每到春运,车厢里的拥挤程度可谓“惨绝人寰”。厕所里、洗手台上,全都堆满了人和行李,在这趟计划运行25小时并且总是额外附送一些时长的火车上,上厕所成了奢望。过道里,白天或站或坐(地板)的人,一到夜里会全部躺倒,有的就侧卧过道,有的“咪溜”滑进座位底下。从过道通过,就算小心翼翼也总免不了踩在一条腿或一只手上。踩人的在抱歉中有一丝埋怨,被踩的却毫不在意,翻个身就能接续上那被打断的好梦。对于在这样的环境中还不能放弃睡眠的人们,我是由衷佩服,因为在“啵啵”和“轰隆”交替作响的摇晃车厢里,我从未成眠过。

大二那年国庆前夕,我心血来潮想要回家过节。原以为国庆不比过年,但一上车也着实震惊了,满满当当的车厢跟春运唯一的区别只是厕所尚未被占领。我的座位是三人座靠过道的位置,一个中年妇女已经提前坐在那里了。我拿着车票站在旁边正犹豫该怎么开口,她立刻站起来说:“小姑娘,你的位置是吧,来来来,你坐。”还帮我把背包放上了行李架。之后她便全程紧靠着我的座椅,准确地说大多数

时候是靠在我身上,但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抱怨。

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,在摇晃的车厢里看书不多一会儿便会头晕,更多时候我选择闭目养神。没有视觉的干扰听觉变得敏锐起来。车厢里尽管人满为患,但并不嘈杂,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有人在玩儿扑克牌,打到激烈、激动的时节,声音不免突然高亢,但也会很快收敛。可以听到陌生人之间从开始搭讪,到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,再到不断相熟之后可以在车上短暂托付、互相照顾的过程……尽管如此,火车上的时间对于我仍然流逝得太过缓慢。

半夜不知停靠在哪一站时,上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,在我旁边躺满人的过道里硬挤出一小块地方,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马扎坐下来。不紧不慢地从胸前挎包里拿出一罐啤酒、一包泡椒凤爪。只听他“咔嚓”一声拉开易拉罐后,又“悉悉索索”地撕开塑料包装袋,然后“吧嗒吧嗒”地啃起来,不时喝一口啤酒,发出“啊”一声心满意足的长叹。“小姑娘,你要来点儿吗?”“噢,不用不用,谢谢。”我目不转睛地盯了太久已经被对方发现了。

“您在车上还吃得真香。”不礼貌的行为被揭发后,我决定再说点儿什么。“这趟车我经常坐,早习

惯了,其实人在哪儿都一样。”老汉说完,又有滋有味地咽下一口啤酒。夜里不时有人起来上厕所走动,脚不免蹭着老汉的衣服过去,他始终泰然地坐着直到享受完自己的宵夜,不久便靠着旁边座位上的人开始鼾声如雷。

好不容易挨到天亮,我奋力穿过人群洗漱完毕回来。隔着过道,一个男声问我:“同学,你玩儿‘天黑请闭眼’游戏吗?”我这才发现对过的位置上坐着四个学生模样的人,三个男生一个女生。“我们人少了,你要会的话,就一起吧。”于是我们隔着过道玩起了游戏,站着的人们也自动腾出空间,让我们可以看见彼此。闲聊中才知道他们都是公安大学的学生。时间在玩游戏中开始飞逝,火车很快到达终点,我们彼此道别后就分道扬镳,也没有谁想起来要留下联系方式。

大学毕业之后,再没乘坐过这样的特快列车。距离远的自然坐飞机,近的就是高铁、动车。这些交通工具上没有了拥挤感,人与人之间既隔着适度的空间距离,更保持着明确的关系界限。陌生人之间除了“不好意思”“借过一下”“谢谢”等礼貌用语外,几乎不会多聊一句。最近两三年,更是连出趟远门都不容易,长途交通工具不知不觉已淡出了我的生活。如今又临近国庆,我便怀念起了曾经的车厢拥挤。

从前的秋天

□建湖 颜巧霞

忽一日鸣蝉停住了聒噪的口,顽皮的孩子寻也寻不着它们的踪影。阳光敛了暴躁的性子,温柔款款地照在身上。风的手拂过来,有一丝凉爽的冷意。天变得很高很蓝,纯净的蓝,洗过一般。偶尔有一两朵白云鱼般悠游在无边无际的蓝里。白云美得像梦,会过日子的女人暗暗思付,这云朵扯下来就是一床松软的棉被啊!馋嘴的孩子想,这无数支棉花糖,怎么吃也吃不完。农人们盼着的秋天来了!

家乡是平原,多种植稻谷、棉花、大豆,也栽桃树梨、植桑养蚕。最令人叹为观止当然是那成片的稻田,秋的大手一挥,手指所染处,葱葱绿绿转眼成金黄的海洋,秋风拂过,谷浪翻滚,波涛起伏,一波一波地涌上眼前,也把快乐递上农人的心。他们知道能收割了。那会儿,还是手工劳作,镰刀霍霍

磨好,放在门后备用,走到田头扯一支稻谷,把谷粒放在牙齿上一噓,谷粒坚硬如小石子,水分浆汁都被秋的手挤干。这就能开镰了,一家呼百家应。男人女人都甩开了膀子,挥舞着镰刀,这哪里是收割简直像龙舟比赛,一块田就是一方舟,手握镰刀的农人们是最有力气的选手,辛劳里伴着快乐。

收获从来都是一场盛宴,棉花地里,采摘好的棉花,堆成小山样的一堆,温暖了严冬的梦!花生地里的落花生像星星累累数不清,菜园里的南瓜,一个又一个,占了半个仓房……

放眼打量家乡这秋天的原野,《桃花源记》中的一段不经意泛上脑海: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有客来,便要还家,设酒杀鸡作食。大诗人陶渊明的旨意该是春

天吧,而这分明是我家乡秋天的境况,春天母亲抓的鸡雏都已长成个大头了,一边在田垄边吃着农人落下的稻穗,一边悠闲地咯咯叫着。但凡有客来,也不用去集市,抓一只蒸了吃或炖了鲜美的鸡汤来。

秋天最幸福当然是孩子们,在阡陌上撒开腿追逐嬉戏,饿了噌噌爬上老木枣树,摘下一兜的枣,呼朋引伴地卖弄,枣子真甜。更有趣的是架起柴火在野地里烤红薯,红薯的香味四野漫溢。远处屋舍里炊烟袅袅升起,露水攀上叶头,暮色里传来母亲焦急的呼唤声,这才慢慢悠悠回家去。母亲窝在心上的责备,因看见鼻下一抹晶莹的鼻涕而烟消云散。末了,她温柔地说一句,天凉了,快去加一件衣!

推开记忆的门,从光阴里溯回,去看从前的秋天美得不可言说。

一把茶壶

□新疆克拉玛依 李显坤

小时候家里来客人,凡遇不是那种站着说几句话就走的,父亲总会说声:泡壶茶来。

仿佛得了将令的小兵,我总是迅疾地从里屋抱出一只白色的茶壶,满心欢喜地为客人沏茶倒茶。不知为什么,我极喜欢这把茶壶。

壶是普通的样子,白底子上绘着釉下彩的红梅。以现在回头的眼光来看,也绝对是一把质地上佳的好壶。许是日子太长久了,打我对这壶有了印象以后,最爱看它那透出青光的白底子上已然是绛红色的虬枝梅花。有时竟不由会将这些梅花,与我在老家屋后花椒树上所见花椒颗粒联想在一处。

壶把上总有根绳,将壶盖紧紧

拴牢。饶是如此,每次抢着沏茶时,母亲都会在旁一再叮嘱小心。

因为喜欢,有时老师布置自由创作的美术作业,我都是照着壶上的梅花描摹。甚至还背诵着毛主席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,于其上寻找意境。

最受父亲疼爱的小弟,话多到不着边际时,父亲总会指着桌上的那把壶调侃一声道:你呀,就是掉了把的茶壶,只剩一张嘴了。

但人渐长后,爱好、注意力都会悄悄发生变化,结婚离家后,竟许久时间想不起此壶。能于心底里悄然发生作用的,就是家中买茶壶,几乎离不了白底子。

中秋回到母亲处,却又见到了这把壶,只是已不能被称其为原来

的那把壶了。壶嘴子同壶口处,有明显的积年磕碰,在茶碱的侵蚀下,显得极其沧桑。壶盖显然早就不知所踪了,因为作为替代物的那个蓝色塑料壶盖,也已快褪尽了颜色。

端详了片刻,我对母亲说:这把壶已经这模样了,用起来尽漏水,扔掉算了,改天我再给你买把新的。

母亲却不加思索地回道:这可不能扔,这可是我和你爸结婚时买的。那时买了许多东西,就剩这一个了,我摆在那里,权当个念想。

随着一声长长的幽叹,又听母亲自言自语道:你爸已过世快三十年了吧!他可是把一截子寿命匀给我了。

人间至味

□山东烟台 王博文

夜里有些许饿意,四下也没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,便品读汪曾祺老先生的《人间至味》来解馋,其中豆腐的描写可算是写到我心坎儿里去了。

童年时候的我是个十足的肉食主义者,无肉不欢,对豆腐一类的素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。那时离家不远的金东市场新开了一家豆腐铺子,据说他家的豆腐格外好吃。豆腐铺老板是个俊朗的瘦高男子,待人彬彬有礼,卖豆腐从不缺斤短两,因此也就打出了名声,每天去买豆腐的人络绎不绝。那时父亲带我去市场买豆腐,常会对我打趣:“要想变成像豆腐铺老板一样的俊小伙儿,就得多吃豆腐!”

说者无心听者有意,豆腐在我浅浅的认知中俨然成了可以“貌比潘安”的灵丹妙药。望着餐桌上还冒着热气儿的白色“立方体”,我难得涌起了强烈的食欲。夹起一块儿放入嘴里,口感先是出奇的软糯柔滑,一股豆香在口中炸开,随即顺着味蕾在口腔里四散奔走,在舌尖与唇齿留下无尽的甜鲜,个个之滋味入人心脾,令人回味无穷!自那以后,豆腐便成了我的挚友。

我认为豆腐不仅口味喜人,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豆腐之起源,相传始于西汉淮南王刘安。刘安是一名炼丹家,在一次炼丹过程中误将豆浆与石膏混在了一起,形成了最初代的豆腐。后经推广,各地在原有基础上对豆腐制法与味道进行了改良,最终形成了像安徽八公山豆腐、四川罗泉豆腐、陕西榆林豆腐、云南石屏豆腐等异彩纷

母亲的重阳节

□福建泉州 王芸菲

母亲一向开明,不太约束我们。我嫁得比较远,没生孩子之前,还时常回家看望。生了孩子之后,即便遇上了长假也不太愿意去折腾,慢慢地更少回家了。母亲也没多说什么,只要我们隔一段时间能够打电话、通视频报平安就可以,但是有一个节日母亲要求我们必须回来,那便是重阳节。因为,有我钟爱的糍粑。

从记事起,我就盼望着重阳节这天的到来。这天,母亲凌晨三点左右起来,把糯米洗净,浸泡两三个小时,滤掉水分,搁蒸笼里蒸八九分熟,再跟父亲一起抬到老家大院,迅速把糯米倒进一口巨大的石臼里。父亲和二叔父每人举起一根碗口粗的枣木大棍,围着石臼,各站一方,嘿哟嘿哟地打起糍粑来。母亲出门后,我便在床上竖着耳朵等待着大门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只要听到那熟悉的声音,我就赶忙起床,穿上衣服,跳下床,钻进厨房,看母亲做糍粑。母亲看到我,一改那忙碌的神色,脸上瞬间漾起笑容,笑呵呵地说:“糍粑就属你最爱,每次吃糍粑,比什么都跑得快,真是一只小馋猫!”

呈的豆腐文化。

自古以来,文人雅客的情调便在豆腐上得以深层表达与延伸。也正因为如此,白花花的豆腐也便有了“文学骨”。吃豆腐不是大碗喝酒的豪情,而是细品之下别具一格的风雅。

豆腐是饮食界的“交际花”,任你酸甜苦辣,随你煎炸蒸煮,皆不惧怕。但吃豆腐得讲究个时令情景,什么季节什么场合怎么吃都有说法。就好比三伏艳阳天,用小香葱拌个“一清二白”(小葱拌豆腐);三九寒天,用辣椒和肉末蒜苗炒盘“麻婆豆腐”。在家要懒不爱开火,干脆啥佐料也不加,直接用豆腐蘸着味极鲜和芥末调成的酱汁大快朵颐。逢年过节,还能就着粉条子和五花肉炖锅“东北大菜”。从市井老巷的“油炸臭豆腐”到国宴上堪比“佛跳墙”的“文思豆腐”,老百姓将豆腐吃出了花样儿,更是吃出了名堂。

我有时在想,若是把豆腐拟人化,那他绝对算得上是个刚正清廉的真君子。就好比说,你无论用刀横切还是竖切,它始终能保持方方正正,至少也能做到有棱有角,很少见到有人能将豆腐切成圆弧状的。再者,常规烹饪下的豆腐,可能外表颜色会发生变化,但豆腐里面却始终始终是白的。“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——《石灰吟》吟的是于谦的凛然正气,而此时期用以表达我心中的“豆腐精神”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

对于美食的选择,十个人中有十个哈姆雷特。对我而言,一盘豆腐便足以守护我心中的人间烟火。

母亲把糍粑揉成一个个小团后压扁,放到锅里煎至金黄,再加入红糖水翻炒。随后,母亲盛几块到碗里,递给我。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,蘸上芝麻粉,放入口中,香酥爽滑,口感饱满,久违的味道。

去年重阳,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父母。我领着孩子,在寂寥的路灯下,踩着通往娘家的路,即使向来胆小怕黑的我,此刻无比心安。因为,我知道,母亲就在家中等着我们。

推开前院的大门,母亲闻声跑过来,轻轻地把我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在耳后。母亲招呼我们坐下,转身就进入了厨房,端出那些我爱吃的菜,一边转身去照顾孩子吃饭,让我好好地、不被打扰地饱腹一顿。看着那熟悉的饭菜和糍粑,我鼻子发酸,虽然我也为人母亲,但是在母亲的心里,我始终是她需要照顾和呵护的孩子。

从小到大,母亲都这样默默守护着我。我远行,她牵挂;我回家,她等我。无论我走到哪里,永远走不出母亲的思念。重阳节,本是属于母亲的节日,而母亲的节日里全都是我们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6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